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凡 例

一、本书共收录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关于治国理政的精辟论述约 4000 条，主要选自上起周秦下至明清的诸子百家、历史经典文献、政论文章和少数论史议政方面的诗词。

二、会书按内容分为理政、重民、法治、廉政、纳言、决策、协调、务本、人才、考核、用人、赏罚、黜奸、权威、变革、修身共 16 大类，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计 126 小类，每小类冠一概括性题目，以帮助读者把握每类内容及各类之间的联系。由于一条论述在内容上常常兼类，可放此处，亦可放彼处。所以归类很难做到完全妥当，为避免重复，只能归于其中一类。每小类内各条论述的排列，基本上以书籍及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

三、每年论述的格式，首为所引正文，次为正文之出处，再次为白话译文，未为难字难词的音义简注和不常见的人名、地名和典故的解释。出处结束处空一格接译文等。

四、关于出处，凡选自经文、正史和汉代以前子书者，一般只标注书名和篇名，如《吕氏春秋·先识》、《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等。选自汉代以后个人作品者，一般均标注作者朝代、作者姓名和书名篇名。如：宋代许洞《虎铃经·出将》、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等。

五、关于译文。白话译文采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多数以直译为主，少数不便宜译者采取意译。为帮助读者理解其含义，部分译文后面以“意谓”、“喻指”、“强调”等词语略作提示。

六、关于简注。对于不易读认的生僻字和不常用语音的字加注汉语拼音，用括号附在该字的后面。其它难字难词只作简明扼要的注释。由于各条论述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考虑到读者常常抽出一段或几段来阅读，这样即使某字某词在前面已加注释，读者若不通读就很难找到，所以除紧挨着的几条不重复注释外，其余均一一加以简注。不常见的人名、地名、典故在同一小类中出现两次以上时，只对最先出现的给予解释。

七、全书一律采用国内现行简化字。

前 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所产生的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其漫长悠久，连绵不断；其系统完整，博大精深，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国人无不引以自豪，举世无不为之惊叹。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过去四十年来我们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仍然有许多薄弱的领域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开拓。加对于古代政治思想的总结和研究，就很不够，这方面的论著实属凤毛麟角。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不继承就无从发展；传统政治文化当然也不应例外。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古代治国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关于治国、理政、整军的丰富思想和宝贵实践，不仅对维护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重要作用，使中国几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对于当今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和企事业管理也是大有裨益的；它不仅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把《三国志》和《孙子兵法》应用于政治、军事领域和企业管理，使中国古老的治国思想有力地推动着他们的现代化车轮。这个事实充分证明，有些看起来似乎古老而陈旧的东西，却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们不仅可以用之于今世，而且可以行之于久远。

诚然，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大都产生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是，不管处于哪个时代、哪种社会形态的国家，在治理社会、管理国家方面总是存在着某些可以通用的东西，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所谓继承，正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继承；所谓借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借鉴，忽视或不承认这一点，将古代治国思想不加分析地笼统斥之为“封建阶级的统治术”、“帝王权术”，这同盲目拒绝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一样幼稚可笑，这种貌似革命而实际上缺乏实事求是科学态度的做法，于国于民都是无益而且有害的，它实际上起着阻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消极作用。

近几年来，领导科学蓬勃兴起并成绩斐然，但它毕竟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科学的发展和成熟，需要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一是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的领导思想，其中当然包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的光辉领导思想；二是总结新时期广大领导干部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创造的新的领导思想、领导经验和领导方法；三是有分析有区别地引进国外先进的领导思想和管理思想，并使之“中国化”；四是继承中国古代领导思想中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认为，就最后一点来说，离开了古代领导思想，当代领导科学的基础就不可能是坚实深厚的。当然，我们所说的继承，是批判地继承，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继承，离开正确思想的指导和科学的分析，就会把糟粕当成精华，犯“食古不化”的错误。

既然古代治国思想对今天有如此重要的价值，那么它们在哪里呢？回答是：分散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之中。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难题：各级领

导干部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遍读这些典籍，即使是醉心于学习历史经验的领导同志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一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囿于本学科研究范围和精力的限制，也无法广泛涉猎，只能对古代文化遗产各取所需。譬如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本来治国思想在其中占有主体地位，却只引起了搞哲学、文学的人的重视；《国语》、《左传》、《战国策》、《汉书》、《后汉书》、《史记》等典籍中蕴有丰富的古代领导思想，却大部被单纯作为历史书来读；韩愈、苏轼、王安石等名家著作中有许多是精辟的政论文章，却只被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至于《周易》、《诗经》之类，更很少有人把它们与领导和管理挂起钩来。总而言之，中国目前急需系统介绍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专著和工具书。

正是为了适应和满足这种需要，我们利用近四年的时间 and 大量精力，翻阅了大量典籍，沙里淘金，大海捞针，晨抄暮译，废寝忘食，从凡是我们能借到、读到的典籍中，摘录出古人关于理政治国的论述近万条，然后从中筛选出约 4000 条。针对现实需要，冠以大小题目，每段论述都翻译成了白话文，并对生僻字和人名、典故加了注释和标音，虽然本书所收录的论述与浩繁的古代典籍相比只能算是昆山片玉，桂林一枝，但总算是有了一本关于古代治国思想的较为系统的工具书。领导干部只要此卷在手，便能读到先人留给我们的关于理政治国的各方面论述，这无论是对于探索领导规律，总结领导经验，提高领导水平，还是对于学习历史知识，提高古汉语水平都有帮助。此书对于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领导科学、管理学、行政学、政治学、人才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科研人员亦有学术参考价值。对于教育工作者，可作為一部实用的教学参考书；对于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文秘的同志，可作为写作和讲演时的助手。广大青年和一般读者亦可从中增长知识，受到启迪。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编注的这部书就尽善尽美了。恰恰相反，它只是一个开端。虽然我们是以严肃恭谨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的，精心筛选，认真编排，反复推敲，但仍难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譬如，可能存在当收而未收、不该收的却收了的现象；大小项目的编排归类可能有欠妥当；翻译注释未必都很确切甚至可能有讹误，凡此种种，敬请专家学者、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惕予教正。

需要说明的是，编者在收录古人这些治国理政的论述时，主要是考究它们对今日的领导实践是否有借鉴意义，而不是说这些论述条条是精华，句句是真理，更不能抹煞字里行间所时常反映出来的剥削阶级偏见和作者认识的局限性。例如在《权威》这部分里，论者强调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必须有权威，反对政出多门，各行其是，这是应当肯定的；但同时却宣扬了君权至上、高度集权等封建专制思想。在一类论述中，瑕瑜并存的现象是存在的，很难在编注时将二者截然分开，这就需要读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具体的鉴别和分析，而不能盲目地肯定或否定。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四川大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彭静中同志对会书进行复勘，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编注者
1993 年 4 月

治国古鉴

理政

国政良否其责在上

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

《六韬·盈虚》君主不贤，国家就危险，老百姓就作乱；君主贤明，国家就安宁，老百姓就好管理。不肖：不贤。

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

《管子·禁藏》凡是国家治与乱的一切现象，都是从上面开始的。情：情况，现象。道：从，由。

御民之辔，在人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

《管子·牧民》统御人民的要领，就在于君主重视的是什么：引导人民走什么门径，要看君主带头做什么；号召人民走什么道路，要看君主的好恶是什么。御：驾驭车马，这里指统治，统御。辔（pèi）：驾驭牲口用的缰绳，此处引申为要领。上：指君主，执政者。贵：重视。道：通“导”，引导。门：门径。先：带领，带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国家政治清明，老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有道：指国家政治清明。庶人：老百姓。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执政者讲究礼法，人民就不敢不尊敬；执政者遵奉真理，人民就不敢不服从；执政者讲究信用，人民就不敢不说真话。上：指执政者。好：喜欢，引申为讲究、遵奉。义：道理，真理。用情：以真情相告，即说真话。

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则水方，盂圆则水圆。

《尹文子·处道》君主象盛水的盂，人民象盂里的水。盂的形状是方的，盂里盛的水就成为方形；盂的形状是圆的，盂里盛的水也就成为圆形。比喻国家领导人个人的品德言行对群众的巨大影响。盂（yú）：古代盛食物或水的一种容器。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礼记·中庸》君主的举止往往被世人当作天下共行的道理，君主的所作所为往往被世人当作天下遵循的法度，君主的言论往往被世人当作天下必守的准则。动：动作，举止。世：指世人。道：道理。法：法度。则：准则，规范。

大臣法，个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礼记·礼运》大臣守法，小臣廉洁，百官各依次尽职，君臣互相扶正，国家就富足。序：次序。肥：富饶，富足。

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

《国语·齐语》当国君的不象国君，作臣子的就不象臣子，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本：根源。

君使民慢，乱将作矣。

《左传》庄公八年君主之所作所为使得民众轻视他，那么祸乱就将发生了。慢：轻视，怠慢。作：发生。

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之。

《商君书·壹言》民众治理得不好，原因是国君的治国方法不高明。法令不严明的原因，是由于国君助长乱事。认为国家治理得不好，应当从上面找原因。卑：水平低下，不高明。长：助长。

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跖之民以乱也。民之治乱在于人，国之安危在于政。

《慎子·逸文》成汤和周武王时期并不是由于人民都象伯夷那样的贤人才把国家治理得那么好，夏桀和商纣时期也并非老百姓都是盗寇才使得国家大乱。可见，人民治理得好坏的关键在于上面，国家安定或是危险的关键在于政策是否合理。汤：又称武汤、成汤，商朝建立者。武：周武王，名姬发，西周建立者。二人均为春秋前的贤明君主。桀：夏桀，夏朝末代国王。纣：商纣王，商朝末代国王。二人均为著名暴君。伯夷：为儒家所称道的殷纣王时的贤人。跖（Zhì），柳下跖。跖（qí ān）：庄。他们均为春秋、战国时的人民起义领袖，过去被封建统治者污蔑为盗寇。

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辟之着草木，枝叶必类本。

《荀子·富国》上面怎样，下面就怎样，这就好象是草木，它的枝叶是由根决定的。辟：譬如。类：类似，相象，引申为取决于。本：根。

官之失能者其国乱。

《韩非子·有度》做官的无能，这个国家就要混乱。失：无，没有。

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

《汉书·董仲舒传》上面教化下面，下面随从上面，就好象把泥放在制作陶器的转轮上，完全按照制作者的要求来变化。钧：制作陶器用的转轮。甄（zhēn）：制作，造就。

遭良吏，则皆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皆怀奸邪而行浅薄。

汉代王符《潜夫论·德化》人民得到好的官吏，就都心怀忠信之心，做仁厚之事；遇上了坏的官吏，就都心怀奸邪，尽做浅薄之事。说明官吏品行对民风的重要作用。遭：遇，得到。履、行：做。

王良登车，马不罢驽；尧、舜为政，民无狂愚。

汉代王充《论衡·率性》善于驾车的王良登上车子，驾车的马就不再是无能的劣马；尧、舜管理国家，人民就没有放荡愚蠢的行为。王良：春秋时善驾车的人。罢（pí）：通“疲”，疲沓无能。驽（nú）：劣马。狂：放荡。

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君主是老百姓的心脏，百姓是君主的身躯。心脏喜欢做什么，身躯必然安于其事；君主喜欢怎样做，百姓必然随从。好（hào）：喜欢，愿意。安：安于其事。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自己要先做出榜样，然后使百姓勤劳地工作”。先之：以身作则，在前面做出榜样。劳之：使百姓勤劳地工作。

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诸不可不审也。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在下位的人受在上位的人影响，比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来得还快，所以执政者的举动措施不能不审慎。化上：受上面影响。景：通“影”，指影之随形。响：声响，指响之应声。措：通“措”，措施，举动。审：审慎，谨慎。

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

《淮南子·主术》为下级制定的法纪，不能由上面的人带头破坏；禁止老百姓做的事，执政者自己绝不去做。立：制定，订立。废：废弃，破坏。行：做。

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

《孔子家语·王言解》国君是百姓的榜样，榜样端正了，还有什么不能端正呢？表：测日影用的标杆，引伸为榜样。

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三国·蜀诸葛亮《便宜十六策·纳言》雨水透过屋顶漏在地下，要制止住它，就得在屋顶上堵塞漏洞；屋顶雨水滴漏不止，屋下就不能够居住。喻指下面有问题，必须从上面找原因；上面的问题克服不了，下面也就不可收拾了。

有非常之后者，必有非常之臣；有非常之臣者，必有非常之绩。

唐代王勃《上降州上官司马书》有杰出的君主，就一定会有杰出的大臣，有杰出的大臣，就一定会有杰出的政绩。非常：非同寻常，杰出。后：君主，帝王。

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唐代吴兢《贞观政要·诚信》水流的清浊决定于源泉。国君就是朝政之源，人民就如同是水流。人庶，人民。庶：百姓。

勿谓人多诈，须数吏不欺。

宋代王禹偁《送母殿丞赴任齐州》不应该责怪民众有许多伪诈行为，而应该教诲官吏不要欺负老百姓。勿谓：不要说。

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

《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三》君王通常都是首先自己毁灭自己，然后上天才毁灭他。说明政权的丧失都是统治者自己造成的。绝：断绝，毁灭。

峨大冠、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耻。

明代刘基《卖桔者言》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带子的人，气昂昂地似乎是个治国人才，他们真的能够建立伊尹、皋陶那样的功业吗？盗贼起来了却不晓得怎样抵御，百姓穷困却不晓得怎样救助，官员奸邪却不晓得怎样禁止，法制败坏却不晓得怎样整顿，坐在那里白白浪费国家粮食却不知道羞耻。表现了对昏庸无能的官员的强烈不满，从反面告诫执政者不要尸位素餐。峨：高耸。这里作动词用，高戴。绅：古代官吏束在腰间的大带子。庙堂之器：治国之才。伊：伊尹，商汤时的名臣。皋陶(yáo)：尧舜时的名臣。斁(du)：败坏，糜：浪费，消耗。廩(lǐn)：公家仓库。

川流溃决，必问为防之人；比户延烧，必累失火之主；至于国破家亡，流毒无穷，孰为之而孰主之？非君其谁乎？

清代唐甄《潜书·远谏》河堤崩坏，洪水泛滥，必须责问负责河防的人；挨着的住户依次着火，必须向失火的那家主人问罪；大到国破家亡，为害不止，是谁造成？该谁负责？除了君主还能是谁呢？意谓君主应对国家的治乱安危负全责，不能推到他人身上。为：负责。比：挨着，并列。延：蔓延，扩散。

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清伐唐甄《潜书·梃政》国家难以治理，人们都以为是老百姓难以治理，

而不知道难以治理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国家官员。

道也者，导之也，上导之而下道以为路也。

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所谓治国之道，实际上就是引导，执政者朝什么方向引导，下面就沿着什么道路走。遵：遵照，沿着。

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

清代顾炎武《大臣》想要匡正君主，使百官秩序井然，必须从大臣开始。
序：动词，使之有秩序。

勤于学习掌握治道

明主，犹羿也。平和其法，审其废置而坚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举而多当。道者，羿之所从此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发矢也。

《管子·形势解》明主治国同后羿射箭相仿。调整好治国的法度，了解好哪些应当废除，哪些应当创设，并坚定不移地实行下去，掌握住必然治理好国家的规律，所以就能多办事而且办得恰当。掌握规律，是后羿射之必中、君主理之必治的原因。而射箭的表面动作，不过是弓弦放出箭只而已。羿(yì)：后羿，相传为古代射箭能手。平和：调整，使之平正，不偏激。审：审察，了解。废：废除。置：设置，创设。坚守：坚定地实行。道：规律。举：办事，行动。当：得当，正确。矢：箭。

明主，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伤。故术者，造父之所以取远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驭者，操辔也。

《管子·形势解》明主治国的道理同造父驾车一样。善于治理他的民众，度量民力，了解他们的技能，所以作了事功而人民却不感到疲困和损害。所以掌握住技巧，是造父驶行远路、君主建立功名的原因。至于驾车的表面动作，不过是掌握马的缰绳而已。造父：相传为古代驾车能手。困伤：疲困和损害。术，技巧。取远道：跑远路。辔(pèi)：缰绳。

任势守数以为常，周听远近以续明。

《管子·七臣七主》利用形势遵循客观规律以建立常规法，普遍地了解远近情况以深入明察国事。任；凭借，利用。守数：遵循客观规律。数，规律。常：常规常法。周听：普遍了解。续：加深，深入。明：明察。

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

《墨子·修身》好的名声不是轻易形成的，好的称誉是不能通过投机取巧的办法建立的。喻把国家治理好，必须通过刻苦的学习与实践。简：轻易。巧：投机取巧。

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

《商君书·开塞》创立工业有一套办法，而维持政权却另有一套办法。提醒执政者，创业与守业有着不同的规律，要善于学习。兴：创立工业。道：办法。持：保持。异理：不同的道理、办法。

得势之至，不参官而洁，陈数而物当。

《商君书·禁使》在利用客观形势方面如果做得很到家，那么虽然官吏不多，也能治理得井井有条；方法运用得当，事物也处理得当。得势：利用客观形势。至：最。参：多，杂。洁：修整，井井有条。陈：施展，运用。数：规律。物当：事物处理得当。

凡知道者，势、数也。彼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

《商君书·禁使》所谓掌握治政之道，主要指懂得利用客观形势和掌握治国规律。所以古代帝王不是依仗力量的强大，而是依仗他善于利用客观形势；不是依仗他的诺言，而是依靠掌握治国规律。知：懂得，掌握，势：形势，客观条件。数：规律。信：信誓，诺言。

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商君书·画策》能得到天下的人，首先要自己具备治天下的能力。能战胜强敌的人，首先要自己具备取胜的条件。自得：自己具备，此处指具备

治天下的能力。自胜：自己具备取胜的条件。

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从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

《商君书·画策》通晓适应时代需要的施政措施，知道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治理起民众来，就好象利用地势的高低来控制水流、利用燃料的于湿来控制火势一样得心应手。见：见识，此处指通晓。本然：本来如此，应该如此，此处指适应时代需要的施政措施。必然之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制：治理，控制。

善知射者不贵其中，贵其所以此中也，善知理国理身者亦不贵其存，贵其所以必存。

《列子·说符》唐代卢重玄解对射箭技术十分精通的人不以射中目标为可贵，而以知道为什么必定射中为可贵；对治理国家和修养自身十分精通的人不以求得国家和自身的存在为可贵，而以知道为什么必定存在为可贵。意谓知这国家兴盛的“所以然”是至为重要的。中（Zhòng）：命中目标。

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只听说学习以后才能做官从政，未闻做官从政后再来学习的。意谓为政治国必须先学习。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中庸》要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详尽细密地探究事物的原理，对自己所学的东西要谨慎思考，辩明是非，当获得了真理之后，就要坚决地去实践它。审：详尽周密。问：探究。笃（dǔ）行：专心实行。

贤者以其昭昭，注入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尽心章句下》贤明的人教人，凭着自己的清楚明白，再让别人去清楚明白。现在那些教人的人，自己本来就很糊涂，却想叫别人清楚明白。意谓执政者首先自己必须具备应有的素质，然后才能教育和领导别人。昭：清楚，明白。昏：糊涂，惑乱。

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荀子·仲尼》君主不致力于掌握治国之道，而只求拥有很大的权势，这是他们所以危险的原因。务：致力于。道：指治国之道。广有其势：拥有很大的权势。广，大。势，权势。

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

《荀子·解蔽》通观万物而掌握它们的实际情况，考察社会的治乱而通晓它的界限，治理天地而利用万物，掌握自然和社会的全面道理而整个宇宙都得到治理。疏：通。参稽：检验，考察。通：通晓。度：界限。经纬：治理，安排。材官：管理，利用。材，通“裁”，控制。制割：掌握。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荀子·大略》学习的人不一定都去做官，做官的人一定要学习。仕：做官。如：应当。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言，应之以乱则凶。

《荀子·天论》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是有正常规律的，它不为尧而存在，也不为桀而灭亡。所以，适应这些客观规律而采取合理的措施，就能得到好处，不适应这些规律而采取不合理的措施，就会造成灾难。强调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天：指自然界，即人类社会以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常：正常的规律、秩序。尧：传说中我国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被历代人称为“圣王”。桀：

夏朝末代君主，据说是有名的暴君。应：适应，对待。治：合理的措施。吉：吉祥。乱：不合理的措施。凶：灾难。

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

《黄石公三略·下略》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官员，能明察盛衰的根源，通晓成败的端由，熟识治乱的关键，明了进退的节圣人君子：指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官员。通：通晓。端，端由。审：明白，熟识。去就：进迟。去，退。就，进，靠进。

人生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

《吕氏春秋·高义》君主的毛病在于，保存住国家却不知道是怎样保存住的，丧失掉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丧失掉。这就是国家屡存屡亡的原因。

患：病，毛病。数至：多次出现，此处指屡存屡亡。

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见，如不可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

《吕氏春秋·察微》假如国家的治与乱、存与亡的区别象高山与深谷、白土与黑漆那样容易分辨，那就没有必要运用智慧，即使蠢人也可以知道。然而治与乱、存与亡的区别并不是这样。好象可知，又好象不可知；好象可见，又好象不可见。所以有才智的人和贤明的人都在千思百虑、用尽心思去探求治乱存亡的规律。使：假使。白垩(è)：白色的土。且，等于说“而”。可不：当作“不可”。愁虑：等于说“积虑”。愁，通“揪”，聚的意思。

无术之智，不数之能，而恃强速费习，不足以成也。

《吕氏春秋·不二》依靠那种不懂治国之术的小聪明，凭借那种未经过教育训练的才能，单凭自己的强力、敏捷、贯通、熟悉，是不能成就功业的。强调必须经过学习，掌握治国之道。恃：依靠。强：强力。速：疾，敏捷。贯：贯通。习：熟悉。

心无政教之原，而欲为万民之上则难。

《淮南子·说林》思想中没有政治与教化的本源，而想成为万民之上的执政者是很困难的。意谓如果没有正确而系统的治国思想就当不好国家领导人。政教：政治与教化。原：通“源”起源，本源。

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

《淮南子·原道》依靠治国之道的人不费力气而且办法层出不穷，只知道运用具体技巧和手段的人不仅辛苦而且没有成效。体：依靠。逸：安逸，不费力气。任：用，数：技巧，手段。

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

《淮南子·原道》丢掉大的治国之道而采用小的手段，这与使用螃蟹去捕捉老鼠、使用蟾蜍去捕捉跳蚤没有什么两样，不能够禁止奸伪、杜绝邪恶，只会使祸乱更加滋长蔓延。释：放弃，丢掉。任：用，采用。数：技巧，手段。逾：更加。滋：滋长，蔓延。

君子不隐其短，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取之玉也。

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执贽》有才德之人不隐瞒自己的短处，不懂的就问，不会的就学，效仿玉石那样“至清而不蔽”。取：仿效。

治世者长若登丘矣，必先蹶其卑者，然后乃得履其高。

汉代王符《潜夫论·衰制》治理国家就象登山一样，必须首先踏上较矮

的地方，然后逐渐才能登上高处，说明掌握治国方略必须通过学习，循序渐进。蹶（niè）、履：登。卑：低，矮。

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

《史记·礼书》坚韧的盔甲、锋利的刀矛，不能够保证必胜；高耸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不能够固守不破；严苛的法令、繁多的刑罚，也不能够威慑百姓，遵循事物的规律，则诸事可行，不遵循事物的规律，则会招致失败。革：盔甲。池：指护城河。由：遵循。道：指治国之道。

居马上得之，宁可从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世，长久之术必。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从战马上取得天下，难道可以在战马上治理天下吗？试看商汤、周武王以武力夺取天下，便顺应形势以文治巩固政权，文武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啊！意谓不能用夺取政权的那套办法来治理国家。居：在。宁：难道。汤：商汤，商朝建立者。武：周武王。即姬发，西周的建立者。逆取：指汤、武以诸侯身份用武力夺取王位，表面看起来是大逆不道。顺守：指夺权后顺乎形势民心，以仁义治国。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三国·蜀诸葛亮《诫子书》不学习就无法使自己的才干广博，没有远大志向就不可能学有成就。成学：学有成就。

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

三国·蜀诸葛亮《诫外甥书》要能够适应顺利、曲折等不同境遇的考验，摆脱琐碎事务和感情的纠缠，广泛地向人请教，根除自己怨天尤人的情绪。屈：挫折。伸：顺利。嫌吝：憎恶，不满意，这里指怨天尤人。

政教之道，共在书内。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悔过》从政与教化的道理，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强调要善于从书本中学习治国理论。政教：从政与教化。

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治太平者未之有也。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尊敬师傅》不学习就不懂得历史规律，而这样能使国家太平的人是从来没有的。古道：历史规律。

治则有为治之固，乱则有致乱之因。

宋代杨时《河南程氏粹言·论政篇》国家安定，则有达到安定的原因；国家混乱，则有造成混乱的原因。意谓执政者要用心探求治乱的原因，从而掌握治国规律。致：导致，造成。

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

宋代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虽然有忧愁劳苦之心，但不知道达到太平盛世的要领，那势必会心神越是疲劳，事情越是与愿望背道而驰。说明治理国家不仅要忧勤国事，更要懂得治国之术。忧勤：忧愁和劳苦，指勤于国事。致治：达到太平盛世。要：要领，关键。乖：违背，这里指背道而驰。

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

《资治通鉴·周纪四》国家，是天下最有利益和权势的东西。得到治国之道的人掌握了它，就会很安定，很荣耀，成为积累美名的根源。没有得到治国之道的人掌握了它，就会很危险，受到很大牵累，有了它还不如没有它。强调拥有国家的人一定要掌握治国之道。利：利益，好处。势：权势，势力。

持：掌握，把握。累：牵累。

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衔橛之间哉！

《资治通鉴·汉纪十六》考察圣明君王的风范，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内心充满愉悦，发愤忘食，自己的品德每天都在提高，这种快乐，岂是骑在马背上奔驰所能得到的？欣(xīn)：愉快，欢悦。厥：其，他的。日新厥德：其品德每天都在提高。衔橛：马戴嚼子，此处指骑马游猎玩乐。

博识安危之理，深知成败之由。

《宋史·列传第二十二》从多方面认识国家平安和危乱的道理，深刻地了解事业成败的缘由。

古天不学之天子。

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在古代，没有不刻苦学习的天子。

君子之所贵于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

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君子之所以重视智慧和知识，是因为第一能正确认识自己，第二能客观地认识别人，第三能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

天：指自然界，客观世界。贵于智：重视智慧和知识。

德立而后道随之，道立而后政随之。

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六仁德建立后，紧随着的是掌握治国之道，治国之道掌握之后是建立政事制度。立：建立，引申为掌握。

后治而先学。

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先学习，后从事政事活动。强调学习对于治政的必要。

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

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二治理国家的长远考虑，存在于渊深的见识之中。所谓渊深的见识，是指通晓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弊病是怎样产生的，害处怎样才能除掉，好处怎样才能形成。经：治理。图：考虑，谋划。通识：渊深的见识。

通晓历史善于借鉴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

《战国策·赵策一》不忘记以前做事的经验教训，就可以作为后来做事的借鉴。师：老师，引申为“借鉴”。

人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

《国语·楚语下》人总是想法多听到一些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以用来作为鉴戒。监：通“鉴”。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管子·形势》对当今有疑惑不解的事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则可以考察过去。万事的本性，途径方式虽有不同，但总是同归一理，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来：未来。往：以往，往古。生：读作“性”，本性，属性。趣：同“趋”，趋向，引申为途径、方式。

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说符篇》圣人不注重国家兴亡成败的表面现象，而要考察研究所以兴亡成败的内在原因。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

《荀子·天论》经过历代都相沿不变的东西，足以作为一贯适用的原则。朝代有兴衰变化，但都是用一贯的原则来适应。整理出一贯的原则来，社会就不会混乱。不懂得这个一贯的原则，就不知道如何去适应事物的变化。道贯：一贯的原则。一废一起：指朝代的兴衰。理：整理。

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

《荀子·大略》对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时判断不准，就用过去的经验教训来衡量一下，用现实的事情来检验一下，用公正不偏的态度来考察一番。度：衡量。远事：过去的事。参：参验，考察。平心：公正的态度。

观往事，以自戒，治乱是非亦可识。

《荀子·成相》观察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用来作自己的鉴戒，国家何以治，何以乱，哪是对，哪是错，是有规律可掌握的。识：认识，掌握。

不知戒，后必有。

《荀子·成相》不以前事为鉴戒，以后还会重蹈覆辙。有：指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不察荐它、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

《吕氏春秋·审己》国家的生存与灭亡，人的贤与不贤，也都各有原因。聪慧之人不去考察存与亡、贤与不贤的表面现象，而考察造成它们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有以：有原因。以：原因。

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

《吕氏春秋·长见》今天跟过去的关系，就象是过去跟未来的关系一样；今天跟未来的关系，也就象今天跟过去的关系一样。所以，清楚地了解今天，就可以知道过去，知道过去就可以知道未来。古今前后是同一回事。一：一阵，同一。

圣人体天，贤者法地，智者师古。

《黄石公三略·中略》圣人能够体察到上天的规律，贤者能够效法人间

的准则，智者能够借鉴历史。地：地上，指人间。师古：效法古代，指借鉴历史。

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汉代贾谊《贾谊集·审微》有才德的人治理国家，纵观古代的经验教训，用当世的实践来验证，用人间各种事情进行检验，察明兴盛与衰亡的道理，弄清谋略与形势是否适应。去留、进退井然有序，变革更化符合时机，所以能历时久远而国家安定。验：验证。参：检验。人事：人间各种事情。权：计谋，谋略。去就：去留，进退。旷：久远。

“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

汉代贾谊《治安策》“前而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应引为鉴诫。”秦王朝之所以很快就灭绝了，它的车辙依然可见，然而人们却不知道回避，那必定是后来的车也要翻了。亟：急，快。

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

汉代王充《论衡·超奇篇》观看《春秋》能够知道当君主的道理，阅读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够看到当宰相的道理。《春秋》：古籍名，为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王意：做君主的道理。诸子：指先秦诸子的经典著作。相指：即“相旨”，如何当宰相的道理。

不览古今，论事不实。

汉代王充《论衡·别通篇》不研究历史和现状，对问题的看法就不会准确。实：符合实际，准确。

治乱之机，辙迹可见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

《淮南子·主术》导致国家治与乱的关键，从历史的辙迹中已清晰可见，而国君却不能研究体察，这是治国之道之所以阻塞的原因。机：关键，要点。世主：国君。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明亮的镜子，是用来照人容貌的；过去的事件，是用来正确了解今天的。形：形体容貌。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唐代杜牧《阿房宫赋》灭亡六国的是六国自己，不是秦国；使秦国灭族的是秦国自己，不是天下人。说明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内部。族秦：使秦国灭族。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唐代杜牧《阿房宫赋》秦王朝来不及对本王朝的灭亡进行哀悼，而让后代的人来哀悼它；后代的人哀悼秦王朝的垮台，而不引以为鉴戒，也将使更往后的人又来哀悼那些不引以为鉴戒的人。不暇：无暇，来不及。

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崇儒学》做臣子的如果没有学识，不能通晓前人的言行得失，怎么能够担负重任？

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刑法》如果能思考其危亡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得到安宁了；如果能思考其混乱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大治了；如果能思考其灭